

林业人的身份转换背后,是林业发展从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转化,也是将一座钢城打造为花城的沧桑巨变

他们让荒山披绿

CF
CHENFENG 鑫丰

记者进班组 23

本报记者 蒋蕊

刚下飞机,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走进机场,看到的第一个广告牌是青山绿水间醒目的“康养”二字。从高山上“削”出的机场盘山而下,沿途更是绿意盎然、鲜花绽放。初到攀枝花,与记者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提起攀枝花,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攀钢,的确,这座城市因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兴起,因西部第一座大型钢铁企业攀钢而为人们所熟知。殊不知,眼下这座钢铁之城正在倾力打造另一张名片——阳光花城。10月16日至18日,本报记者走进这里的每一处林场管护站,走近一个个护林员,记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程)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改变。

从赶漂人到护林员

经历了从赶漂人到护林员的身份转换,张体建似乎最能切身感受天保工程带来的变化。

50岁的张体建是四川省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的护林员。他曾经是金沙江边的赶漂人,自1998年攀枝花实施天保工程之后,他成了一名护林员。

上世纪60年代,攀枝花破土开建,因国家建设需要,满山的树木被砍伐后漂运到全国各地。短短30年,市域山上林木锐减,水土流失加剧,金沙江两岸荒山触目惊心。

10月16日,金沙江边,四川省林业厅天保中心主任黎治福告诉本报记者:“这里处于高山峡谷区,修公路很难。过去伐木后,就让木头顺流而下,沿着金沙江漂向宜宾。

一旦有木头靠到江边,赶漂人就要用小木棍把它赶回江里。”

向对岸望去,位于金沙江、雅砻江交汇处的三堆子样板林郁郁葱葱,一株株远看呈白色的剑麻点缀其中。

从“最苦最苦”到“泡蜜罐里”

“天保工程实施前,对面可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四川省长江造林局攀枝花分局党委书记彭建刚介绍,1996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攀枝花,途经三堆子,看到江面的根根木材和两岸的满目荒山后感慨地说:“要下定决心少砍树多栽树,把‘森老虎’赶下山。”

1998年,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停止天然林采伐,开展天然林资源保护。

1999年初,长江造林局决定在三堆子打造示范林,全面推进植苗、点播、飞播、封山育林和森林管护。

张体建参与了三堆子样板林的建设。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每天早上6点就上山去种树,钢钎、铁锹、十字镐、水壶、草帽、干粮这“六件宝”一样都不能少。每天干10多个小时,要赶在雨季来临前把树种上。

“在这片山上种树太难了!”据彭建刚介绍,三堆子样板林所处的攀枝花干热河谷全年无雨,干旱期长达8个月,夏季最高地表温度可达70摄氏度,土层瘠薄,在这样的环境下造林被称为世界级难题。“几乎所有职工手上都起了一个又一个血泡,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老茧。”

攀枝花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李静告诉记者,耐旱的剑麻是先锋树种,可以固化土壤,再种其他植物,就更容易生存下来了。“植树造林三五年以后,就以防火养护为主了。”

张体建也水到渠成地从造林人转变成为护林员。“原来听不到鸟叫,现在树多了,山更绿了,还时常能听到鸟叫。作为护林人,挺欣慰的。”

攀枝花市林业局副局长曾顺强介绍,天保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完成投资8.6亿元,常年管护森林484.17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998

年的50.04%增加到60.1%。动植物种群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一些地方已消失多年的黑熊、猕猴、锦鸡等飞禽走兽重新出现。

10月17日,攀枝花市普威林业局白凹管护站护林员赵小波正在清扫山间步道。她说:“现在每天穿梭在森林里,心情是愉悦的。”

本报记者 蒋蕊 摄

市普威林业局白凹管护站的一名护林员,自从今年8月白洼森林康养体验区建成,她开始负责这里的步道维护。每天,她一手拎着装垃圾的水桶,另一只胳膊夹着大扫帚边爬台阶边清扫。

她口中的“以前”,是1998年天保工程实施后投入造林的日子。在双江造林处,赵小波和工友们每天5点半起床,爬山一个多小时到种树点,中午就啃个自带的“三毛钱一个的馒头”,一直干到下午4点多下山。

荒山上植树造林对男职工来说也是重体力活,对于女职工而言,其艰苦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挖树坑,每个要80厘米乘80厘米,先用锄头刨,再用钢钎凿。一个人一天要挖10个坑,一副手套两天就用烂了。”回想起那段日子,赵小波一连用了两个字:“那是最苦最苦的。又累,压力又大,怕完不成任务。”

那时候,林业职工不仅干活苦,收入还低。“天保一期工程那10年,太难了。”普威林业局副局长魏吉锋坦言,当时很多职工出去打工,每个月能挣两三千元,而干林业,只能挣几百元。

植绿为民,亦要兴林富民。

“老百姓没收益,林子也看不住。管好、用好这片林子,是林业部门的责任。”攀枝花市林业局局长谢军对记者说,近年来他们正大力推进森林旅游开发,发展热带水果、块菌等林下产业,提高林地收益,并利用森林资源打造康养产业。

10月17日,攀枝花市普威林业局白凹管护站护林员赵小波正在清扫山间步道。她说:“现在每天穿梭在森林里,心情是愉悦的。”

本报记者 蒋蕊 摄

事实上,白洼森林康养体验区就是普威林业局与中海外集团共同投资打造的“迷易森林”康养项目的配套设施,该项目还包括酒店和商住楼。“在山下住,到山上玩,提供一条龙服务。”魏吉锋说。

四川省林业厅天保中心副主任陈学军告诉记者,为推进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四川省于2014年率先提出“森林康养”理念,并作为新业态写入了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目前,四川省已建立森林康养基地63处,2016年实现森林康养产业总产值超过300亿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月17日,在普威林业局滩脚林场南坝管护站,滩脚林场场长李锦银告诉记者,该林场有10个管护站,除了林场职工,还外聘了一些护林员。“外聘的护林员都是当地贫困户,他们熟悉地形,在林地管护上有优势,每月给他们贴补500元,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翻开一本护林员的《巡山日记》,上面工整地记录着巡山时的天气情况,发现烟头或病虫害、有人伤害野生动物等情况也都一一

列出。

据了解,在滩脚林场,野猪、猕猴、穿山甲等野生动物有许多。为了不让村民伤害野生动物,如有野生动物破坏庄稼,政府核实后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点滴努力,久久为功。

作为资源型重工业城市,攀枝花一度空气污染严重,环境问题突出。如今,随着绿化面积的增加,生态环境的改善,这座城市不断被注入新的活力。2016年,该市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100%。今年10月10日,攀枝花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据介绍,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思路,攀枝花市以助农增收、兴林富民为导向,构建了以核桃为龙头,特色经济果木、林下种养业、花卉苗木及工业原料、生态旅游为重点的“1+4”林业产业发展体系。

统计显示,1998年,攀枝花市林业总产值为6654万元。2016年,这个数字变为36.2亿元,预计今年将达40亿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正在攀枝花的实践中得到印证。

【一线资讯】

生产线上传来

紧急消息

本报讯 10月11日上午,河钢宣钢炼铁事业部焦炉生产线煤气净化作业一区职工王树亮如往常一样正在细心地巡检设备。突然,师傅带来一个紧急消息:“血站来电了,有急救病人需要献血,你赶快和书记联系一下。”

前几年献血时,王树亮偶然得知自己体内流动的血和普通人不一样,这种Rh阴性O型血,只有约0.102%的人拥有,被称为“熊猫血”,是非常稀有的血液种类。于是,从那次献血后,王树亮的名字便在张家口市中心血站有了备案。

10月10日,一名患者消化道大出血,失血量达到1000ml,血色素从正常的120g/L掉到了5g/L,严重威胁生命。由于近期多名Rh阴性血患者集中用血,已经让张家口市中心血站的应急库告急,这名患者的大量用血更是加剧了血库存量的不足。

时间就是生命。当爱的接力棒传递到车间,领导立即抽调车辆将王树亮送到最近的采血点。当充满爱心的温热血液从臂弯流向血袋时,王树亮会心地笑了。

捐完400ml“熊猫血”,王树亮在采血医生的指导下,加入了名为“张垣熊猫家族”的“微信群”,开启了“熊猫”家族新的爱心篇章。

(张俊 宝明 力鑫)



今年以来,同忻狠抓大型设备现场管理,不断强化技术指导,使设备完好率、皮带接头合格率均达到100%。图为该矿员工正在进行硫化皮带接头。

孙炎宾 摄

川气东送千里行

单旭泽 王文博

10月1日清晨5时,张海明早早起床,轻轻地来到老母亲床前,将一盒无糖月饼放在旁边。然后去儿子房间,看到小男子汉熟睡的样子,他轻轻带上房门,开始为家人准备早餐。

再过两个小时,他要再次启程,前往位于四川达州宣汉县的川气东送管道普光输气站。这一别,又得两个多月。

张海明是河南油田车辆管理中心魏岗服

务站驾驶员,手握方向盘24年来,已安全行驶78万公里。他为人诚实,服务热情,心细周到,技术过硬。今年8月,油田技术监督处监测中心承揽了中石化天然气川气东送管道公司的检测业务,张海明也随之一起外创市场。

车管中心的车辆属于非营运性车辆,无法承揽社会上的业务,只能在稳定油田市场的同时,借油田内部单位外创市场的机会积极跟进介入。

家有偏瘫痴呆的老娘、还有明年高考的儿子,大小活全靠妻子一人撑着,起初张海明

不免有些犹豫。但为了打出车管中心服务创效的“新名片”,他作出决定:用户单位市场开拓到哪里,我的车辆服务就跟到哪里!

监测中心承担37个输气站的水质和噪音的检测任务。这些输气站横跨8个省、两个直辖市,一年检测两次,每次大概需要两个月时间、行程7200多公里。而且,这些输气站大都比较偏僻,路况复杂。

10月3日下午,张海明开车抵达湖北省巴东县境内四面环山的野三关输气站。

从镇上到输气站,虽然来回只有50多公

里,但只有一车宽的狭窄道路,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乘坐人员看着都暗暗捏一把汗,张海明气定神闲,把好方向盘,脚下稳稳地控制油门和刹车,车子平稳地驶过悬崖。

由于各站必须在夜间进行检测,因此天黑之前,张海明和技术员都要赶到站点附近的镇上住下,夜晚再将工作人员送到输气站。

白天赶路几百公里,虽然山路弯道、穿山隧道多,但视线良好。夜间驾驶就难多了,虽然仅几十公里,但大多数地方路况差。张海明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司机打听这一带的路况地形,做到心里有数。

中秋夜,张海明在去往恩施输气站的路上。途中休息时,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儿子让我注意安全!”他的眼里,笑中带着泪光。

“铁虎窝”里干劲足

调车组千变万变,却有一样不变——练好技术保安全

薛题泰

怀化火车西站是湘西最大的铁路编组站,有10个站场,素有湘西“咽喉”之称。有人说:“火车是铁老虎,编组站是铁虎窝,调车人员爬虎背,难免被伤事故多。”还有人说:“调车是集苦、累、脏,险于一身的工作。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风天一身灰,雪天一身冰。”但怀化火车西站运转车间2班4调车组的职工们始终干劲十足。

从1983年元月开站到如今,2班4调车组经历了不少变化:作业繁忙,任务量加大;人员调出调进,先后调走了9名调车长。千变万变,却有一样不变——练好技术保安全。

大伙儿练功头比火旺,个个成了“练功狂”。烈日炎炎似火烧的三伏天中午,站场热浪滚滚,被晒成“黑铁塔”的高级调车长吴俊却干得热火朝天。有人问他:“太热了,您受得了?”他乐呵呵地反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如果调车组个个都是技术大拿,“铁老虎”能不听话吗?高级调车长吴俊,中级调车长雷勇、制动员魏大顺、连接员廖彬拖团练功比武。他们爬上“虎背”,摸索“铁老虎”的性格,脾气,平时,你背“技规”,他背“行规”,互相鼓劲。比赛中,比中有学,比中有赶,比中有帮,最后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多年来,调车组凭借过硬的技术,保质保量完成了运送救灾物资的任务。汶川地震期间,调车组每天及时运送抗震救灾物资10多列,运送救援车辆上百辆。

艺高胆大。一天,从怀化火车西站站场峰处“甩”下来的40节车厢正在狂跑,前面第17节车厢与第18节车厢突然脱钩。在这十万火急之时,几个职工飞身跃上车,每人拧了两个闸,使车停下,防止了一起重大事故。

建站30多年以来,这个班组在调车作业中从未发生一起事故。



10月19日,成都铁路局重庆车辆段列车清洗组职工手持竹竿鬃毛刷清洗列车。“刷车需要将手抬起来用力来回刷,一天下来浑身痛,拿筷子都没劲了。”职工周群说。

洗车组共有9名员工,他们各有分工,有负责往车皮上洒水的,有负责擦洗车窗的,有负责擦拭车窗的。车皮也被划分为上中下三块,分别由不同工人用不同长度的刷子刷洗。陈亚 报

不浮躁、不攀比、不抱怨、不惜力,像父辈那样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工作

把“石油血统”传承下去

还有每个月80多份全油田机械设备的润滑油。

这么多工作,都是老张和另一个同事干着。这个月同事休假,他一个人干。

每天除了把自己的工作干得让领导满意、让同事认可、让自己安心,更重要的是,老张要让父亲为自己自豪。

父亲今年74岁,是西北油田第一批职工。父亲干过很多工种,虽然到退休仍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无论干啥都让人佩服。

老张小时候跟着母亲在山东老家长大,和父亲聚少离多。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他没少惹是生非,不是弄哭了邻家小妹,就是打破了人家玻璃,经常有人上门告状。

父亲对人和善,每次回家却总要收拾他。他有点怕父亲,也有点怨父亲。

尽管淘气,但张梦阳的功课还算不错。每

每有人在父亲面前夸奖他时,父亲总说:“不行吗?现在来油田至少得中专。”人家问:“你还让孩子干石油啊?”父亲答:“不干石油干啥?”

那时,张梦阳才不想去油田呢。考大学报志愿,他偷偷报了物理专业,希望自己能像爱因斯坦一样成为举世瞩目的物理学家。当大学录取书寄来时,父亲气得半个月没理他。1994年大学毕业,本来张梦阳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工作,可父亲硬是逼着他找学校把自己改派到西北油田。

尽管不情愿,张梦阳还是来到了沙漠,他的岗位是油田维护中心油建队电气技术员。他知道自己离爱因斯坦越来越远了,但还是把青春的热情投入了这份工作。那年在沙48井做地面工程,项目被评为当年西北局“优质

工程”,他被评为队里的先进。除夕守岁,父亲把存放多年的好酒拿了出来。